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虚假观念”思想探析

潘泽鹏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530004；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常常用“幻想”、“臆想”等词形容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这些词都指向“虚假观念”这一概念，尤其是以此来指代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虚假观念作为一种非真理性的认知，颠倒了现实与观念的关系，从而掩盖真实的利益关系，起到维护阶级统治的政治功能。同时，虚假观念有着独特的产生机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人的意识演变而来。

关键词：虚假观念；意识形态；物质生产

DOI：10.64216/3080-1486.25.12.110

《德意志意识形态》开篇，马克思便提出：“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①。所谓“虚假观念”指的是意识形态作为人的幻想具有虚幻性。当马克思把他理论对手的学说宣布为虚假观念时，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虚假观念”这一概念，虚假观念具备何种现实功能，其又如何产生？以此为切入点，能够了解马克思如何揭露虚假观念的本质，同时了解其何以在政治上批判意识形态。

1 虚假观念的认识论本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虚假观念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虚假观念作为一认识论意义的概念时，指的是观念与现实之间的非同一性关系，指向的是虚假观念本身的内在结构。

从认识论的角度考察虚假观念的本质时，虚假观念总是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根本上源于现实。“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②。观念作为思维的形式，表现为认识的要素，在这一意义上观念兼具主观、客观的特性，即形式上是主观的，但内容却是客观的。一方面，观念作为思维的形式，是人的一种特殊的意识，这意味着观念总是出现在有意识的个体的感知过程中，因而是主观的。对于马克思来说，意识总是作为被意识的存在，即意识总是存在的副词，

意识只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观念如果作为思维的形式，而思维又作为一种特殊意识，那么同时也可以说观念是存在的特殊形式。这一点在后来的《资本论》中也有所体现，即“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③，换言之观念以存在为原型，存在是观念的根源，在这里“存在”一词基本等同于“现实世界”或者“物质世界”。另一方面，观念表现为认识的要素，意味着观念应当与外部世界存在某种同构关系，即外部世界赋予认知以客观性，只要复数的认知个体共有同一外部世界，那么同一认知对象对于不同认知个体而言也是相同的。观念表现为认识的要素并同外部世界存在着同构关系，因而说观念标志着一种主体与外部世界关系。对于马克思而言，所谓的“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是指“现实生活”或“物质生活”，准确来说即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活动，而观念作为“升华物”，则是这一活动过程的产物与结果。可见，无论观念作为存在的特殊形式，抑或作为实践活动的产物与结果，观念都只有在“观念—现实”这一对关系之中才得以可能，这是观念所具有的普遍结构。

一切观念都与现实世界藕断丝连，虚假观念作为观念的其中一种，即是错误的观念，换言之虚假观念揭示的是观念与现实的非真理性的关系。“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而不管这种表现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④。观念作

为有意识的表现，被区分为现实的和虚幻的，而虚幻观念指的是“颠倒现实和观念的关系”，而被颠倒的关系则指只强调观念对现实的支配，观念的运动决定现实的运动。那么“观念支配现实”这种颠倒关系又为何是虚假的？首先，“虚假”似乎可以指事实性错误，即错误地陈述或解释了观念与现实的关系，同时这也说明存在着一种观念与现实的真理性关系。例如，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过程中认为费尔巴哈把对感性世界的理解局限在感性直观中，因而产生了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即静止的直观与运动着的现实的矛盾；与此相反的是，马克思则要求应当把感性世界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即从现实的人出发去解释各种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关系，诸如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在这意义上，如果费尔巴哈关于感性世界的理论被称为一种虚假观念的话，那么所谓虚假指的便是事实性错误。其次，“虚假”也可以指片面性错误，即“观念支配现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客观事实。例如，当马克思评价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的结果时，便承认这些结果只是片面地对基督教做出了一些说明，虽然马克思更多地在负面含义上使用“片面”一词，但同时也需要承认这些片面的说明至少部分是对基督教历史的有效陈述。需要指出的是，从整个文本看马克思更加强调前者是虚假观念的虚假性所在，整体性的错误并无法掩盖部分的正确，例如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从根本上未提出对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一层面上是虚假的。

总而言之，虚假观念往往是错误的观念，它虽然来源于现实，但是颠倒现实和观念的关系，在根本上同真理相对立，是一种非真理性的观念。

2 虚假观念的政治功能

虚假观念作为政治意义的概念，指的是掩盖真实阶级利益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即政治意识形态，指向的是虚假观念的政治功能。

虚假观念常常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出现，或者说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出现。“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一般说来，统治阶级总是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⑤。虚假观念作为观念本身与现实的非真理性关系出现，这种非真理性关系同时也可以视为一种“幻想”。幻想本身的结构也是观念与现实的不同一，但幻想还包含着内

在的目的，这个内在的目的与幻想主体的需要相关联，换言之幻想是出于满足一定主体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可以说作为幻想的虚假观念存在着特定的功能，能够满足特定的需要。此处，满足特定需要即是指满足阶级统治的需要。在马克思看来，阶级统治并非是对社会内部特定领域的支配，而是对社会整体的全面掌控。同时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又是作为社会整体有机部分，意识形态领域的虚假观念作为统治思想则满足了控制思想的需要，因此虚假观念在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对于维护整体的阶级统治起到重要作用。思想的统治以排他性的普遍思想这样的形式出现，普遍思想的外观被描绘为唯一的、合理的。唯一的、合理的普遍思想的背后则具备了一定的权力结构，这些权力结构生成特定的思想秩序，从而维护虚假观念主导地位的稳定。

虚假观念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由统治阶级所编造，同时也只有统治阶级才能编造出占统治地位的虚假观念，统治阶级是统治思想的生产者。在马克思看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⑥，虚假观念只有借助特定的物质条件下，才能获得统治地位。这里的物质条件指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工，即阶级内部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而虚假观念则由统治阶级内部负责精神劳动的意识形态家所生产，并且作为精神产品而被其他统治成员所享用。从历史的各个时期看，占统治地位的统治思想往往呈现为复杂的思想体系，同时某种统治思想从诞生到获得完成形态与统治地位需要历经一段时期。体系性、历时性意味着虚假观念的生产并非是简单劳动，而是一种复杂劳动，在技术层面上需要专门的训练。从这一层面看，只有当阶级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内部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虚假观念才能获得统治地位继而成为统治思想。伴随这一过程的现实的物质关系也在不断地变化，即统治阶级所依赖的物质关系也在不断地变化，尤其是物质生产条件。换言之，只有当现实的物质生产条件达到，阶级才具备足够的现实力量掌控社会的方方面面，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家才能成为统治阶级的“护教士”。

虚假观念赖以实现其政治功能的方式是借助普遍利益的外观掩盖真实的特殊利益。在马克思看来，“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

自行消失”⑦。一切阶级斗争都是围绕阶级利益展开，而这其中作为经济利益的物质利益则是核心，而阶级利益本质上是特殊利益，因而说不同阶级的利益往往是存在冲突的。但阶级统治作为社会一切领域的整体统治，同时也要求着特殊利益应当以“普遍利益”的形式出现。因此虚假观念往往不得不把真实的特殊利益伪装为虚假的普遍利益，虚假观念作为一种非真理性的关系，因而表现为“普遍利益（形式）—特殊利益（内容）”这一关系。在此意义上，普遍利益成为了虚假的外观，而真实的阶级利益则被掩盖了。

虽然虚假观念总是以掩盖特殊利益的方式实现其功能，但实现的效果对与不同地位的阶级也是不同的。对于革命的阶级而言，以普遍利益的形式掩盖特殊利益其实现的效果在于动员全体社会成员，从而推动革命的进程。对于处于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而言，这一效果在于维护阶级统治。把阶级的特殊利益伪装为普遍利益，阶级统治的过程伪装成实现共同利益的过程，特殊利益才能取得虚假的合法性外观去干涉其他阶级的特殊利益，干涉的过程同时也是阶级斗争的过程。非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另一面则是统治阶级对非统治阶级的统治，因此说以阶级统治被赋予了合理性的外观。在这一意义上，虚假观念的掩盖功能起到的实际效果是维护阶级统治。

3 虚假观念的产生机制

虚假观念的认识论本质为观念与现实的非真理性的关系，并且借助这种非真理性的关系，虚假观念掩盖了真实的阶级特殊利益，实现了特定效果，但无论是虚假观念的认识论本质还是政治功能都只揭示虚假观念的静态特征。虚假观念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虽然其根据在于现实的物质基础，但就起源而言其仍然源于一般的意识，基于一定物质基础从意识之中产生。

虚假观念生成的第一步是意识逐渐转变为纯粹意识，虚假观念起源于简单意识，并且诞生于意识纯粹化这一过程。意识如果是现实的，或者说任何意识都是现实存在的意识，那么意识首先具备一定的物质载体，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物质载体则是语言。人类意识的出现于现实的物质活动，人在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了交往的需要，而交往的需要又推动了语言的产生，在这一意义上意识是基于一定的物质条件产生的。但诞生之初的意识仅仅只是简单意识，在这里，简单意识指的是对外部世

界的感觉，这种感觉和动物的感觉没有本质区别，简单意识包括了自然意识和畜群意识。马克思阐述简单意识，主要从“关系”这一角度出发，即任何意识从根本上都反映了某种现实的关系。自然意识是开端，即意识到人生存于自然之中，自然具有某种强力压制着人，因此自然作为异己的对象存在着。例如，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就体现着自然的异己性，人若要维持自身的存在，那么不得不需要满足生存需要，这种生存需要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限制着个人。基于生存需要而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并且随着物质生产活动的不断扩大，新的交往需要产生，在这一阶段，人类产生了畜群意识，意识到人类不仅生存在自然世界中，同时也存在社会中，即意识到其他进行生产活动并与我产生关系的人。但无论是自然意识还是畜群意识，本身都不纯粹，都同现实的物质对象联系在一起，并非作为一种纯粹的无关乎现实世界的纯粹意识。

随着物质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分工出现，其中最为重要的分工即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而分工则为纯粹意识奠定了物质基础。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产生了编造虚假观念的生产者，即意识形态家。但问题在于为何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化，使得纯粹意识出现？马克思给出的解释是：“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⑧。此处，马克思更多地是从意识活动的任意性与意识对象的抽象性出发，去解释纯粹意识。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工，使得精神劳动独立于物质劳动，使得精神劳动看似是无关乎物质劳动而存在着，获得独立性的外观，与此同时精神劳动的产品也获得了独立性的外观。从外观上看，纯粹的精神劳动似乎完全可以在意识领域展开，表现为纯粹的意识活动，这种纯粹意识活动如同想象活动一般具有任意性，而这种纯粹意识活动的产物也似乎是完全是无关乎现实的观念性存在。例如，人可以任意地想象现实不存在的独角兽，独角兽作为一种观念性的存在，缺乏现实内容而具备抽象性。在这一含义上，独角兽就是一种无关现实的纯粹意识对象，并且很明显，只有在现实的分工条件下，这种纯粹意识才能从简单意识之中产生。

随着纯粹意识的出现，当纯粹意识被认为是独立的、具有实体性力量，那么虚假观念便诞生了。如果纯粹意识被认为是完全独立于现实而存在，那么纯粹意识又是

如何逐渐取得这样一种假象——纯粹意识具有神秘的力量，这些力量使得这种纯粹意识能够支配现实？正如虚假观念的认识论本质所揭露的，虚假观念并非某种观念与现实的真理性关系，毋宁说虚假观念正是要欺骗众人。因此，纯粹意识只需要达到众人信以为真的效果，那么便成为了虚假观念。在马克思看来，任何观念都以现实的存在作为原型，即便是虚假观念也只是以幻想等方式扭曲了原型，既然如此，观念对于现实的支配实质上也是现实之中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这一扭曲过程的归纳了三个步骤：首先，把统治的个人（阶级统治）与这些个人的思想分开；其次，把不同统治思想之间的关系视为某种能动的秩序，或者是“概念的自我规定”；最后，把这种“秩序”现实化为具体的个人，或者说这些个人的“自我意识”，从而证实观念支配着现实⑨。三个步骤中，关键在于观念被认为存在自身的规律与历史，同时又引证现实历史的经验材料以证实这些规律、历史，但只是错误地、片面地引证。例如，施蒂纳在历史的逻辑时，便以人的发展作为纲领叙述观念发展的逻辑，但马克思却认为施蒂纳所引用的诸多历史材料都是对于历史的误解。在这一意义上理解，当观念被当成具有某种秩序性，并且观念的这种秩序又存在着历史的实证材料所“支持”时，观念似乎便具有某种支配着现实的实体性力量，而现实的运动变化也体现着这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中，观念被视为唯一实在的东西，而现实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则被视为附属，或者说观念被视为真实的本体、本质，而现实只被视为虚假的表象、现象，至此虚假观念便诞生了。

4 结语

纵观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虚假观念着重于揭露意识形态的消极方面，无论是非真理性的观念，还是虚假观念的政治功能，马克思都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论述。马克思强调虚假观念起源于现实

的物质生产过程，以颠倒现实与观念的形式掩盖现实中真实的利益关系，从而维护阶级统治，因此从根本上是需要破除的。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根基于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研究中，意识形态在特定历史中存在着历史合理性。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于虚假观念与意识形态的理解存在着变化。因此，对于虚假观念的研究仍然需要放置到更加广阔的理论范围中，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其理论内涵。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09.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25.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2.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24.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52.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51.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52.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34.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34.

作者简介：潘泽鹏，2000年2月23日，男，苗，广西柳州，研究生，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